

[美]凯文·林奇 加里·海克 著
黄富厢 朱琪 吴小亚 译

国外建筑理论译丛

总体设计

SITE PLANNING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DIW21/01
图字：01-99-31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总体设计/ (美) 林奇 (Lynch, K.); (美) 海克 (Hack, G.) 著;
黄富厢等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9

ISBN 7-112-03819-7

I, 总… I. ①林… ②海… ③黄… III. 建筑设计 IV. TU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3821 号

COPYRIGHT: ©1984 by Gary Hack, Catherine Lynch, David Lynch, Laura Lynch, and Peter Lynch

通过美国大苹果多丽美代理公司和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共同代理
简体字中文版权©1999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总体设计

[美] 凯文·林奇 加里·海克 著

黄富厢 朱 琪 吴小亚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彩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8½ 字数: 527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500 册 定价: 48.00 元

ISBN7-112-03819-7

TU·2961 (917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书是已故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凯文·林奇的经典著作。书中包括对总体设计程序的论述，典型实例的分析和十章相关问题的研究，即用户分析、设计纲要、修建场所和总体设计、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及规划含义、造价估算、发展中国家住宅建设的总体设计、设计战略和环境分析等，各部分都有照片、墨线图 and 旁注草图加以说明。书后的大量附录论述了专门的技术，提供了详尽的原始资料 and 标准数据简表。

本书条理清晰、资料丰富，适于建筑规划管理和设计人员以及建筑院系师生阅读。对基地开发、规划设计管理的策划组织以及社区维护管理者，则是简明的专业指引。

责任编辑：张宝林 吴琼

我初识林奇教授是1980年他与美国建筑、规划专家团初访中国，当时即谈到他的著作《总体设计》在中国出版的问题。此后，我们还数度通讯，并经林奇之因缘，结识了海克教授，得知第三版增订本即将问世。1984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延聘林奇教授来清华讲学，他正积极为此作准备，不幸于该年春季因心脏病突复而谢世，噩耗传来，心痛不已。而就在一个月之后，我忽接到林奇寄来的邮包，拆开竟是新著，扉页亲笔书明：“吴教授，这是新版，我们希望它能译出并用之于中国。林奇。”万里情深，跃然纸上，我亦惊亦悲，情不能已，潸然泪下。翘首东望，如见故人，深佩先生之品格文章，并有所感，仍成俚句：

正期秋后相聚，惊悉魂兮归去。

昨晚忽得邮书，惆怅大洋波处。

挥泪展读遗篇，彻夜反侧难眠。

人生真谛何在，立德立功立言。

由于种种原因，时隔十五年后黄富厢先生之译本方能问世，我即叹世事之曲折，又喜此书之刊行必将对我国建设高潮中规划质量的提高有所促进，此亦足以慰海外故人于九泉。



吴良镛志

1999. 8. 22

前 言

本书是关于总体设计艺术的导论，是对总体设计原理的阐述，也是一部浓缩的技术参考书。它是为学生和从事实践的专业人员而写的；但纯粹为领略城市景观或关注由城市景观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的那些人们也将乐于一读。

1971年，本书第二版对这门学科的原理的基本变化作出了反应；本版（第三版）则与这一领域近来引人注目的外延相对应，它们包括设计纲要的编拟、公众参与、用户分析、开发经济学、环境影响分析、设计战略、住宅建筑用地使用权以及施工地点或发展中国家的工程特征。在用户的敦促下，这本书经过全面重新编排和改写以依从专业工作的正常顺序。第一章概括了这一过程并随附实例图加以说明。以下十一章讨论总体设计的主要活动及其关注的问题。十一个附录论述各项专门技术；最后一个附录汇编了简明参考资料数据标准。

既然这是一门古老而又发展完备的学科的导论，这里并没有很多创见。这些概念出处之多，而且经过如此浓缩、重编和阐述，很难归结到任何单一的根源。F. L. 赖特就建筑及其如何扎根于大地的问题打开了我们的眼界；Gyorgy Kepes 的思想已成为基本要素。不论有意或是无意，许多老练的教师和专业人员已作出了贡献，他们是：Lawrence Anderson、Tridib Banerjee、Paul Buckhorst、Stephen Carr、David Crinion、Ralph Eberlin、Robert Kennedy、Tunney Lee、Lionel Loshak、John

Mason、John Myer、Jack Nasar、Laurie Olin、William Porter、Robert Rau、Hideo Sasaki、Tomasz Sudra。曾使用本书旧版本的师生对修订提出了有益的建议。Pam Wesling、Caryn Summer 及 Tertia Perkins 帮助收集了新的插图，Ann Simunovic 设法完成了重版计划，Ron Reid 帮助绘制插图，同时，Susan Sklar 和 Dianne Pansen 对本书校订的诸方面提供了帮助。

我们希望这本书将继续发挥作用。

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加里·海克

(Gary Hack)

麻省，剑桥

1983 年 10 月

中 文 版 序

我诚恐诚惶地为《总体设计》(第3版)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作序。在一个风水传统明智地指引着基地和建筑的设计艺术达两千多年之久的社会里,一本关于这一命题的书能指望有何贡献呢?

直到本世纪,中国一直依靠风水先生发展总体设计艺术并以言传身教使他们的知识代代相传。他们这一行当既从事实践,又研究建筑在工地上的含义。过去,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外实践隔绝,而且变化是缓慢的。

解放后,中国总体设计的技术主要通过各大规划设计院及几所大学的工作而取得进展。它们都有机会不断地接受住宅及其它类型的公共建筑的设计任务,并将一个项目的经验总结引入下个项目设计。在基地使用者和负责维护基地的人们的反应并未总是受到足够的注意的情形下,这个系统却也保证规划设计取得逐步的改进,规划标准也得到自觉的维护。

但是今天在中国有更多的人从事设计与开发,而不断加速的现代化步伐不容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容不迫地从建设中学习。设计师圈子不断扩大,许多人并不熟悉中国的实践,新的建筑形式正不断被引入。反过来,也需要让中国建筑师和规划师熟悉现代开发在别处是如何进行规划的。

本书试图传播在西方,主要在美洲国家已经通行的对总体设计的看法、实践和标准。使用这本书要求作一切通常的告诫:本书所描述的许多实践都

是植根于美国文化、资源和材料的，因而不是直接适合于中国的；许多标准是以美国的社会状况或行为为基础的也可能不适用于中国；而有些课题，如在西方广泛使用私人小汽车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根本不适合中国情况。

然而，在中国和西方还是有许多共同关注的事，特别是与自然过程有关的事。在所有大陆，重力使水以同样的速率沿基地地面排出；全球相同纬度的太阳角都是相同的；种植的品种可能不同，种植对基地小气候和土壤侵蚀的影响却大体相似，不受政治区划的影响。如何称呼它们可能因地而异，但它们始终是重要的因素。中国和美国情况的某些相似性与差别在本版每一章注释中都加了说明。我已试图指出可能不适用于中国的标准和实践，也提出要注意其它一些事情。对于一切标准，不论其来源如何，归根结底需要问个为什么；它们照例体现着应可讨论的标准或原则，而不是盲目地加以接受。

然而，短短的章节注释所不能表达的正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总体设计的丰富的传统。从而也推演出总体设计方法上的更基本的差别。这一传统与西方实践的差别至少有五个重要方面：

第一是使用强有力的形态语言以组织空间中人的活动。追溯至最古老的理想城市规划，中国总体设计的语汇包括这样一些概念，如中轴线、行进序列通道、主要建筑以朝南为主、穿入基地所感受到的层次分明的私密性梯度、以墙围合土地范围、基本方向联想天地寰宇，以及一系列其它的谋略等等。其中有些概念近年来作为守旧的东西而被抛弃了，但却仍留在公众的意识中。更重要的是，总体设计师推进了将基地视为阐明地位与权力、组织机

构或境界的思维习惯。有时，新的构思方法被发掘出来在重新阐释老的概念——今天无所不在的单位的大门通常只不过比一块招牌稍微重要一点，但却包含着城门的傲据；现代旅馆通畅宽敞的车道和前院是院落住宅入口照壁的重新阐释，如此等等。其中隐含的情绪或许可以追溯到“礼”的古训观念，礼仪的观念体现于一切人的活动中。在西方，这些问题有时是下意识地对待的，但无论在哪里都不致作为设计的主导思想，也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做法。

中国与西方总体设计的第二个重要差别源于从若干世纪以来建造人类居住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根本不同的自然观念。在美洲国家，一种对未被扰动的荒野（真的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吗？）的迷恋渲染着实际上一切的规章和设计，而在中国，自然与人类的活动却是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自然现象在总体设计中常作为起组织作用的影响力，如借景的使用，联结轴线以反映一个个的山巅，以及将水边用作步行线等。然而自然也能被人类的手所塑造。许多最是风景如画的“自然的”场所，诸如杭州的西湖或北京的颐和园等，大多是人造的地形。山丘堆起来，湖泊扩大了或挖深了，整个风景也重新培植，使之符合理想化了的自然的概念。甚至奇特的岩石，作为苏州园林传统的中心主题之一，也是人和自然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设计完美的基地上，自然形态与建成形态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了，自然要素透入建筑，而建筑构成景观的框架。

作为对比，美国的总体设计看来被功能考虑所支配，或者采纳抽象的或几何形格局。中国的总体设计常常超越这种范畴，自由引用隐喻借鉴，这是它们有别于西方实践的第三种方式。恰似书写中国字有着多层含义一样——有字面的解释，有书法的

体所传递的精神，有按当地习惯做法与知名的故事或诗词结合，以及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包含着字的来源或历史——因而中国的总体设计也可以用多种方式去理解。一组三层住宅可以联想到四合院及其相关的一切。一个大学校园设计中也许会环绕一片旷地布局并且让人联想起取材于著名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个花园。可以确信，西方的总体设计常贴上“村”或“镇中心”或“城市广场”的标签（甚至当质量上不是那么回事而仅仅是做广告时，也会这样）。然而，中国的总体设计寻求的是超越表面相似性的相像。

设计方法的第四个差别与中国规划设计中时间的观念有关。诚如在一个一千年的建筑和两千年的城市格局有可能实地加以追溯的社会中，规划设计师能轻松自如地思考长远规划，并且采取防范步骤不堵死未来的机会。因而，土地被保留下来，用于环路或商业，用于联成林荫大道，甚至用于似乎许多年后实施的城市规划中的要素。在西方，看来更少考虑不确定的未来。但按照场所序列体验的思想，时间也包含另一层意义。中国园林惹人喜爱的品质之一是序列体验，在每个新的场所意外地遇到似曾相识的印象。这种方法重视曲折，多条路径通过一个场所，在同一基地形成相互对比的区，以及其它提高穿过基地的愉悦感的设计处理。屏、断桥、复廊以及一系列历史性要素在现代总体设计可提供了可借鉴或联想的范例。

最后，一个缘由更现代的基本差别涉及中外相互对立的创造观。西方设计师们寻求各自的独特性，而在中国，以一种新的方式赋予已经确立的建筑方式以新的意义的设计常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创造性贡献。了解先例是重要的，既是作为一种工作

方法，也是作为创新的跳板。特定的答案在中国被认为欠考虑，然而这恰恰是一个有市场意识的社会所追求的。一位中国的总体设计师最可能由设计一个居住区开始，然后将设计配合运用到基地；而他的美国同行却更可能由探索他的基地独一无二特征的可能性入手。因此，为中国写一本总体设计看来可能与现在这本书完全不同。先例可能要更富特征，工作方法的思考顺序可能也要颠倒。

或许，出版这一版总体设计的最终价值在于它使这种态度和技术的比较由实践者来进行。我们总是通过发现别人的实践来最大限度地了解自己的社会，这是大多数文化交流提供的教益。

**加里·海克于 1993 年
上海国际水都会议**

《总体设计》中文版前言

我父亲意外去世。1984年春天，他在清华大学任教，还忙于准备秋季开始的系列讲座。这本是他在中国延长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但不是初次访华。1980年，他率领城市规划师旅游团首次访华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他曾到南京我处住过一段日子。

父亲逝世后，我才意识到，我对父亲作品的了解多么自以为是，多么肤浅；我想任何人此时此刻必然会有这种认识。当然，我还是非常了解他，并且是在较深层次上了解他。他对中国很感兴趣，这与我选择成为一名去中国的留学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尽管我不能直接谈论此书的内容，但我却知道将它译成中文是非常适宜的。

一、我父亲早年就关心革命和社会主义。根据母亲的回忆，中学时代他已开始阅读安·史沫特莱的新闻报导和爱德加·斯诺对中国的评论。同时，在30年代，经历了美国国内的大萧条和社会动荡，这些，如同西班牙内战一样，构成了父亲关注社会主义和革命的背景，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父亲从小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虽然后来缺乏个人信仰，为了不伤他的母亲的感情，他一直去教堂做礼拜，直到教会在西班牙法西斯统治时期后还仗势欺人，他才停止上教堂。

我怀疑父亲在其中成长的天主教文化对父亲清晰的道德观念构成会有过什么贡献。同是这种道德感强化了他对社会关注和对教会的逆反。他从自

己的切身体验导致强烈怀疑任何制度下教条主义地宣称对真理的垄断。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父亲曾向我谈起他与两位大学朋友搭车去墨西哥拜访托洛茨基之行。60年代，在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运动中，我还只是一个少年，却一直在考虑社会问题，就像30年代同在少年时期的父亲一样。事实上，父亲说的不只是托洛茨基询问美国学生运动的事，而更多的是那次旅程。父亲的两位朋友，一位曾是托洛茨基门徒，另一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一路争论不休。

当然，我父亲不属于任何“主义者”，他专心致志于对任何观察事物的方式进行质疑。1937年，父亲19岁那年，他从耶鲁大学辍学，并开始师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他批评大学教育“是社会企图把人投入一种由惰性和缺乏热情的发酵的模式，以至对于社会结构的令人横眉冷对的弊端不去质疑，……其结果是志趣鲜明，甚至才华横溢的人也变得愿意接受事物的现状而无所作为”。

二、而我父亲却不愿意毫无质疑地接受既成事实。他对一切人类的和自然的事物都感兴趣。我生长在一个世界各地宾客来访不断的家庭，起居室里的小书桌上总有从图书馆借来的各种新书。星期天晚上，父亲总要给全家朗读。所有这些故事中记忆犹新、津津有味的是孙猴子的故事，那是Arthur Waley的译作《西游记》。我们非常欣赏孙悟空，当然，猪八戒的性格更讨人喜欢。

父亲总把故事中强烈的调侃与幽默感与他渊博的人类与自然历史和社会知识结合在一起。他的知识具体、精确，并扩展到确确实实的精通。他极其敬重工具以及使用工具的技巧。这一切在他1980年去中国旅游所见所闻中尤为明显。

我们一起在中国的日子里，我父亲同样对一切事物感到兴趣，他也为和我在一起并摆脱了旅游者的拘束而感到高兴。他对在南京街道看到的活动和缤纷的市街生活入了迷。他喜欢看着棉絮被弹松，或稻米在压力下变成爆米花，尽管一群围观者因他观察中没有跳起来而感到失望，他们不知道我已用英语提醒他即将发生的爆裂声。他爱看五金店内一大串的摆设。一个星期天，他被清凉山的一座正在改建的传统建筑的构架所吸引，我记得他的眼睛盯着设计简洁而精巧的锯木三脚架。在南京宾馆后面，我们遇见了一位老人正在建造传统的花园，由我当翻译，父亲询问了有关从构思、设计到建造等过程的各种问题。他对用滑轮吊运大石块就位以及向年青一代传授搬运技术深感兴趣。

以后，在杭州后山，在细雨和一片苍翠中沿着一条石路由龙井漫步到九溪并在那儿吃了中饭，然后顺着逐渐变得平缓和向原野敞开的山丘下山，直至江边。这次乡间漫步是我记忆中对父亲在中国的最生动的回忆。有些事真使我惊奇。父亲对他在南京见到我之前就看过的北京明陵的反应是一种惊愕。这么多的人力劳动投入建造一个死去的个人的坟墓，他对此深感震惊。我早该让他去看看南京城外杨山明代发掘遗址。

在中国，父亲最喜欢的或许是与人的接触。在南京大学一次关于规划的非正式的讨论中，高兴的是有他的女儿当翻译，他能够找到了了解和真正交流的要点，而这正是在正式场合下使他困惑的。有一次我们漫步南京，在夫子庙听了一会儿说书，这个地点作为现在这样形式的旅游吸引点之前很多年就已存在了。除了说书人模仿马嘶声以外，父亲什么也听不懂。他听到马嘶声就笑了。有人跟着说，“外

国人笑了”，有几分钟说书人在观众背后继续讲他的故事，而观众却转过去看外国人笑。在从南京开往苏州的火车上，我已买了硬座票，我们坐在一个男子的对面，他朝父亲颌首微笑，没朝我打招呼，似乎也不准备谈话。下车后，父亲谈到他们彼此真的有所了解。也许是这样吧。他们都是中年人，都剪平头，也都感到一种共同的、有礼貌的好奇心。

三、父亲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不仅因为它是中国，还因为它是多种多样的人类体验和实验的汇总。他回国以及随后我也回国之后，有一次父亲在来信中写道，“我想你不应当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方面的专家，虽然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基础。根据你的志趣和能力，我认为你应当思考和写好的社会——它们如何发展，如为何维持，它的内涵如何？”拒绝接受事物现状和准备做某些事的另一面是憧憬事物可能和应当是怎样。

就像社会主义与革命这样重要的事都已作为人类冒险事业，它们还留下许许多多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东西。在他所从事的领域内，父亲发现甚至在社会方面，缺乏那种曾试图在别的领域中再造自身的想象。1975年他写道“社会主义世界的空间背景环境与资本主义世界甚为相似，至少从一定距离去看是如此；他们的环境态度也无大差异。”这一判断并不受他的中国之行的影响。除了形态的想象之外，总体设计的程序，以及那些要在中国总体设计师所塑造的空间中生活的人们的反应，看来对他都是熟悉的。或许，假如他今天能回到中国，他将发现差别更少；例如，假如他能访问广州，那里最近就宣布了一个禁止自行车，为小汽车廓清道路的计划。

对于我的父亲来说，这本书所包含的具体知识

的性质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关系着人类的价值观、学习、尊严、有意图的创造。在描述他关于好的社会的想象之后，他写道：

这已是对意愿的宣叙。请注意，宣叙意愿不是懒惰行为，尽管乌托邦式的批评家或许使你相信是这样。第一，当然，因为梦想是使人高兴的；第二，因为意愿是行动机制的一部分；思考这些正是学习如何在现时行动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意愿是发现的一种途径，是沟通的一种方法。

技巧与不是玩笑的玩笑在我父亲身上揉合在一起。

凯莎琳·林奇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1993年6月

向中国推荐的两组书目

80年代初经我的促请，经过斟酌，我的父亲准备了第一组书目。我转述了一位中国朋友的问题，他想知道规划方面应有哪些书目。第二组书目1984年4月成稿置于父亲的书桌，这是为当年秋天在清华大学讲学所作准备的一部分。

一、入门书目：几本英文规划基础书。

Barker, 《生态心理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

Berry 与 Kasarda, 《现代城市生态》，麦克米兰出版社，1977

Castells, 《城市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

Chaping 与 Kaiser, 《城市土地使用规划》(第三版)，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79

Cullen, 《简明城镇景观学》，凡·诺斯特兰德出版社，1971

Gans, 《人与规划》，基础图书出版社 (Basic Books)，1968

Glikson, 《规划的生态基础》，M·奈霍夫出版社，1971

Goodman and Goodman, 《社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7

Grandjean and Gilgen, 《城市规划中的环境要素》，泰勒和弗朗西斯 (Taylor and Francis)，1976

Ittelson, 《环境心理学导论》

Jacobs,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兰登书屋